

江流

·行吟 A7

编辑 马彦如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曙光

聆听肖邦

■文/施云桂

在华沙街头漫步观景,几乎每时每刻都沐浴在肖邦钢琴音乐旋律之中。那里有很多会奏乐的音乐长椅,上面刻有肖邦生活过的城市名字,只要按一下相应的按钮,他在那些地方创作的音乐便会响起。

通往老城的街道弯弯曲曲,圣十字教堂里存放着肖邦的心脏。轻轻推开教堂大门,左侧第二根廊柱下堆满鲜花,柱上写着“Here rests the heart of Frederick Chopin”。在满目皆为波兰文的地方,这行英文印证了肖邦“灵魂属于波兰,才华属于世界”。而那句有名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没看到,可能是被鲜花遮住了,抑或是波兰文让我无法看懂。我静静伫立在廊柱边,感受到肖邦的心脏似乎仍然在跳动。

华沙大学后面的花园被肖邦称为“植物园”,这里是肖邦童年时的游乐场,少年时经常散步和读书的地方。我坐在肖邦曾经读书的长椅上,边看介绍肖邦的书

籍边欣赏这里的药用草本植物,听着小溪潺潺流水声,仿佛置身于肖邦生活的那个怡然自得和浪漫的年代。

蜂蜜大街是当年肖邦最喜欢消遣的地方,他经常到这里的书店浏览群书和乐谱,还经常光顾这条街上的国家民族剧院。1830年10月11日他离开华沙之前就是在此举行了告别演出,后来他惜别祖国,惜别曾度过美好时光的这片土地,惜别初恋情人,踏上了不归路。

瓦津基公园又称肖邦公园,肖邦塑像微蹙着眉头,低垂着双眼,飘逸的长发与宽大的斗篷随风吹向身后,身体向后舒展,像是演奏到一曲乐章最为抒情的华彩部分。公园里的草地、湖水、树木、宫殿错落有致,起伏的山路连着大片林荫,树丛间有欢快的松鼠,湖水里有成群的野鸭……我想,如果我住在华沙,来这里散步一定是我最爱的事情,无论春夏秋冬。

肖邦诞生在距离华沙40公

里的小村沃拉。他6岁开始学弹钢琴,7岁时创作第一首波罗乃兹,8岁时登台举行第一次公开演奏,从此被誉为“波兰的莫扎特”。肖邦故居纪念馆掩映在绿树鲜花之中,馆内存放着他的作品和他曾经使用过的“长颈鹿”竖式钢琴。多年以来,每到周日这里都要举行音乐会,由世界各地著名的钢琴家演奏肖邦作品。故居外竖立着肖邦的雕像,庭院内风景如画,种植着名贵的树木花草,溪水缓缓地流淌,琴声悠悠地飘荡,优美的环境吸引了无数音乐爱好者。

有钢琴的地方就有肖邦的音乐。一百多年来,无数人的心灵得到了“钢琴诗人”优美音乐的滋润。在短短39年生命中,肖邦创作的200多部作品几乎全部是钢琴曲,包括协奏曲、奏鸣曲、圆舞曲、即兴曲、幻想曲等十余种体裁。肖邦使用钢琴就像用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他的每一部作品,从构思到语汇,都是纯粹钢琴性的。他用优美流畅的旋律、精巧多

变的装饰音和明暗对比的和声色彩,使每一个乐句都充满了诗意和韵味。

肖邦因祖国被瓜分而流亡异国,他的爱国之情和亡国之痛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创作。他的作品无论何种体裁,都抒发了对祖国的担忧和思念,对敌人的激愤和痛恨。肖邦用音乐这种特殊艺术作为武器,唤醒了欧洲人的觉醒,其威力远比枪弹和抗议要强大。

肖邦一生远离故土,也一生眷恋着故乡。他最为后人喜欢的作品是《革命练习曲》,这是他在德国斯图加特得知华沙革命失败,沙俄军队的铁蹄践踏华沙,以悲愤的心情写下的乐章。曲中失望与愤怒的旋律似狂浪波涛般滚动,犹如热血沸腾,仿佛是在宣告“波兰不会亡。”舒曼称他的音乐像“藏在花丛中的一尊大炮”。

肖邦,是波兰的骄傲,也是波兰最为有名的符号。肖邦是世界的,肖邦是永恒的。



春 杨远辉 摄

喜悦中的忧伤

■文/石峰

一位好友打来电话,激动地告诉我,他的调令到了,可能这几天就要离开了。作为多年好友,我从内心为他感到高兴,也深知他为此调令费尽周折,内中的曲折和艰辛也只有他自己能体会了。好在,折腾归折腾,目的总算是达到了。

放下电话,心中五味杂陈。虽然,几年前就知道他在着手办理调动,我也支持他的这一做法,但当想法真的变为现实时,我的心中还是有一丝伤感,一份为好友即将远离的伤感。

古人说,少年不知愁滋味。那是否意味着,当一个人开始感到忧伤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已成为一个成年人。大学毕业,原本是好事。而我第一次尝到了战友分别的悲伤。毕业典礼后,大家相拥而泣,那情景无不让人落泪。班中我年纪最小,平时最受照顾,突然要离开熟悉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单位去工作,心中的不安可想而知。

汽车开动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心中显得空落落的。

到单位后,每年都会送旧迎新。当一批批老兵离开单位时,我知道他们即将迎来崭新的人生,开始一段新的征程。但分别也是实实在在的,忧伤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军营。都知道,此刻的分别,也许以后就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了。特别是那些偏远地区的老兵更是深知,这一刻分别之后也许就是终生的分别。此话听来也许有些夸张,却是事实。至今为止,送走过不下千余名老兵,再见到的屈指可数。不是不想见,而是各有各的圈子,各有各的轨迹。

虽然分别是忧伤的,但喜悦却是更多的。这几年有十几位好友陆续调离单位,虽心有不舍,可想到他们今后可以与家人团圆,不用再两地分居,还能床前尽孝,仍然由衷的替他们感到高兴。那一刻,家人团聚的喜悦一定能够冲散好友分别的忧伤。

平安吉祥

■文/竹映碧纱

新年伊始,说得最多的话便是“平安吉祥”,“吉祥”二字送出的人宅心仁厚,收到的人心悦安宁。据丁福保所编的《佛学大辞典》所载,“吉祥”的大意是“吉事的兆瑞”;在《经集·浅析》一文中,它被释为“至福”,而其实广义上讲它应该包含“那些可以导致自身、家庭平安幸福,乃至天下和平的诸种行为”。

这四个字像最早探出园子的那枝春梅,传递着祝愿之人心中最美的春天,最真的善意。如果可以向上苍祈求什么,我祈求用最平凡的人生,最貌不惊人的生活去换得家人的吉祥。

说起“吉祥”,我想起老家村上,从宋代起共建有六个祠堂:燕

贻堂、舜连堂、礼耕堂、怀德堂、怀仁堂、徐家堂。然后这些祠堂除去燕贻堂,其余都在历代战火中,在“文革”中不复存在了。至今老老人都固执地认为那曾经做过学堂的燕贻堂所以还屹立在那里是有燕儿护佑的。《诗经·大雅·文王有声》里说:“诒厥孙谋,以燕翼子。”诒,遗也。在燕子庇护下“子孙可无事矣”,也就是子孙后代平安吉祥。巧的是,去年,在明媚春光里,我请师傅为父母的新居装修车库时,还见到这可爱的小生灵。记得那天,四周很安静,微风轻轻拂过四棵古柳树,树下两只燕子张着黑色的羽翼飞来飞去,时而上冲,时而平稳地滑翔,黑羽粉腹,尾翼似剪。没有花,没有微雨,

我却无端想起“花落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诗句,不是孤独伤感,而是想着将来父亲可以在安静的新居书房中读读这样美的古诗词,母亲可以在窗前踩踩她心爱的缝纫机,觉得真好。燕雀来巢,吉屋之喜,希望操劳大半辈子的父母吉祥安康。

昨夜替孩子盖被时,忽然发现小家伙个头又高了,不知何时,我成了家中最矮的那个人,亦不知何时,我变身成最胆小、最迂腐的母亲,会悄悄把刻着“平安”二字小小的核桃木符系在她的书包拉链上,把有“平安吉祥”字样的小锁压在她枕下……

想想这些年虽没有大成就,

却也走得稳当、踏实。尽我的力去爱我的亲人,尽我的责任做好本职工作,忙里偷闲写点小文,换得一些碎银,或者来一场不能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说到诗的国度只能靠飞,我便是让心灵偶尔地飞一下,最终还是要栖身在那平安吉祥的枝头。

周六与父母家人登临满眼风光的北固楼,已然发现春江水暖,柳芽已抽,含笑吐芬,二月兰依旧笑在早春明媚的阳光里。如织的游人,脸上皆带最平实的笑容。“溪上寻春春已来,小桃初似剪刀裁”,春意渐深,希望渐浓,人生渐丰。大家不妨互道一声平安、吉祥!所有的心意在里头,深深的话,浅浅地说。